

丁香馥郁沁文心

刘心武

忘年交小焦，给我从远郊送来大束丁香花，是我从农村书房温榆斋，自家小花园的树上剪下来的。我因小恙，在城静养，无法亲近今年的丁香。小焦把插着紫了香的花瓶搁我城内书房绿叶居电脑旁，嗅着阵阵沁人心脾的芬芳，不禁思绪缱绻。

六十年前，1959年，高三下学期，高考前，班级搞了个联欢，最后一个环节，是同学们畅想，二十年后，会是怎样。有的就说，二十年后，遇到某同窗，已经是天文学家；有的则说，二十年后未相见，去看电影，喜相逢，原来银幕上的角色，竟是某同窗扮演……所作预测，都颇有依据。一个班干部，比我们一些同学大两岁，公认各方面都比较成熟，说话挺权威的，她说，二十年后，在新书店店里，遇到一位作家，新印的大作就摆在书架上……她讲话的时候，一些同窗就朝我看。我在高二的時候，就在《读书》杂志发表文章，上高三后，在北京晚报“五色土”副刊，陆续发表儿童诗、小小说，还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《小喇叭》，编写了快板剧《咕咚》等节目播出。我爱好写作，想当作家，自不待言，她那么讲，我也觉得是在祝福我二十年后“有志者事竟成”。谁知她说到最后，抖出包袱，却道明成为作家的，另出一同窗，那位同窗从未显露出热爱写作，也丝毫看不出有成为作家的志向。本来在这个环节，发言畅说的说完，同窗们总不免欢声笑语，但那位班干部说完，却是短暂的静默，直到另有人发言，气氛才转回欢悦。当时她那发言，犹如一桶冰水猛地泼到我头上，顿时身心冰凉。我和另外一些同窗，都意识到她是有预谋，故意声东击西，隔山打牛。

我的作家梦，不因随之的坎坷而破碎。我仍坚持写作，坚持投稿，1960年初春，我投给《人民日报》副刊的《丁香花开》，刊发出来，那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散文。那个年代，报纸种类不多，《人民日报》应是中学同窗们都会看的，那位有意拦截我作家之路的，她更会看到吧。我也等于是通过《丁香花开》，在最高级别的报纸副刊上，跟睽别半年多的同窗们打招呼：爱好不变，志向不变。

1979年，恰是那次遭遇冷水的二十年后，恢复建制的中国作家协会，委托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举办了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的评奖活动，我因1977年11月发表的《班主任》荣列第一名。主办方把各路获奖者集中到崇文门饭店，除了一起去参与茅盾主持的颁奖仪式，还在饭店会议室召开了一连几天的研讨会。会上会下，结识了诸多文友，记得当时与我一起新登文坛的卢新华、王亚平、孔捷生、李陀、贾平凹、贾大山、莫伸、陈世旭、中杰英、关庚寅……都有交谈，还结识了早已出道的兄姊辈作家宗璞、王蒙、陆文夫等，而中国作协，也就接受我和一批年轻的作者成为其会员。想起二十年前同窗的“测不准”，心中竟有莫名的感激，因为若不是她故意灭我的志向、扫我的兴致，也许我那写作的坚韧和韧性，反不会那么高昂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，我抓住了机遇，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。

我虽因小说成名，其实，也甚爱散文随笔的写作。到1982年，自《丁香花开》始积下的散文，已可集腋成裘，就在拜访冰心老前辈时，请她作序，她慨然应允，把我拿给她的剪报全看了，写成一序，给予我极大的鼓励，于是我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《垂柳集》。那以后，我不只把散发的文章频频汇聚成集，也写出整体构思一气呵成的单行本如1992年出版的《献给命运的紫罗兰》。在这本书里，有一章是《生活赐予的白丁香》，特别写到我对丁香花的情愫，写到我那时到北京大学燕南园三松堂访宗璞大姐，临别时，她和夫君特意到庭院剪下大束丁香花，让我捧回家中。1996年，恰是丁香又开时，有高中同窗邀往玉泉山附近的她家欢聚，那天去了十几位，那位曾通过暗示警告我二十年后成不了作家的同窗也去了，那天我提了一大兜自己出版的著作，有长篇小说《钟鼓楼》《四牌楼》，散文集《献给命运的紫罗兰》《人生非梦总难醒》等，任他们挑选后，签赠给他们，三十多年前泼我冷水的同窗也要了一本。大家都经历了许多的雨丝风片甚至惊涛骇浪，当然也都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艳阳雨露、乱花迷眼，或吐心声，或相祝愿。再过二十年，又当如何？再没有人贸然推測。

那一时期，也是一位忘年交，在春日，开车先载我去南横街法源寺，那里有许多丁香树，馥郁沁心不说，难得的是有数株特殊品种，其中郑和从南洋马古鲁群岛引回的一种丁香，花型特异，香气浓郁，花期最长，花落结子最饱满。在法源寺赏丁香，是逐棵远望近观、浅闻深嗅。然后他又开车陪我到天坛祈年殿西边的丁香林里徜徉，尽享那整体的壮观芳馨。于我而言，丁香首先是友情的载体。

在远郊农村书房温榆斋，二十年前亡妻吕晓歌为我在小院中书窗外手植紫丁香一株，“让那香气伴你敲键”，我也果然在温榆斋里陆续敲出了长篇小说《栖凤楼》《飘窗》和《十二幅画》《人生有信》《空间感》等系列散文。虽然丁香花香只有仲春一阵，但那花落鼓出的丁香结，似乎一直漂浮着丁香花的气息，助我文思。丁香于我不消说也是爱情的象征，晓歌仙去十年，而她的身影气息，仿佛总还在丁香树下闪动氤氲。忘年交小焦怕我错过今年温榆斋丁香花期，专门为我剪枝拿到城内绿叶居插瓶，现在我就是嗅着花香敲击键盘的，爱情、亲情、友情汇合融贯，正是我多年写作不可或缺的能源。

其实就是爱好写作，想把这个人爱好，与自己的职业合一，以爱好谋生，以爱好奉献读者，也就是奉献社会，如此而已。并无再高的雄心壮志。多年来常听到诸如此类的督促批评：“你要写出经典啊！”“你要走向世界啊！”“你怎么总排不进座次啊？”“你怎么还在写些小文章啊？”……我呢，既不攀比，横不斜视，我写，故我在，我是文学写作的马拉松长跑者，当然有一天会歇脚挂鞋，但是目前还有文思，有气力，有兴致，就还“鸡啄米”——以前母亲在世时，把我往稿纸上填格子叫做“鸡啄米”，从1993年起用电脑写作，敲键盘，其实更像“鸡啄米”。

小焦前些时，陪我录制了《刘心武讲108回红楼梦》《刘心武爷爷讲红楼梦》的音频，前者交网易云音乐，后者交掌阅，经剪辑加工，在他们的音频平台播出，因之也就对《红楼梦》有了研究推敲的兴致，他问我：“《红楼梦》里写到丁香花吗？”就跟他一起细想，哎呀，《红楼梦》里写到的花真多呀，以花喻人，林黛玉是芙蓉，薛宝钗是牡丹，史湘云是海棠，贾探春是杏花，李纨是老梅，袭人是桃花，麝月是荼蘼……书里写到若干种花，成为书中公子小姐咏诗填词的对象：盆栽草本白海棠、菊花、红梅、柳花（柳絮）……还写到芍药、蔷薇、水仙、蜡梅，可是，怎么就没有丁香花呢？

小焦想到，哎，有一句呀，贾宝玉写《姽婳词》，“丁香结子芙蓉脸”，但是，我告诉他，那句诗里的“丁香结”，说的是一种绳子的系法，就是打一个如蝴蝶结那样的活结，其形状，就如同丁香花谢后形成的那种鼓起的干苞，贾宝玉的诗句是说用芙蓉色的绦绳打成了丁香结，干什么用呢？“不系明珠系宝刀”，跟丁香花真是没有多大关系。

《红楼梦》的文本何以如此不待见丁香花？难道书里的任何一钗都不适合用丁香花比喻吗？我和小焦就讨论，哪一钗的气质，比较接近丁香花呢？丁香花，从古时李商隐的诗句“芭蕉不展丁香结，同向春风各自愁”，到现代戴望舒的名诗《雨巷》：“撑着油纸伞/独自彷徨在悠长/悠长又寂寥的雨巷/我希望逢着/一个丁香一样的/结着愁怨的姑娘/她是有/丁香一样的颜色/丁香一样的芬芳/丁香一样的忧愁/在雨中哀怨/哀怨又彷徨……”可见孤寂愁闷哀怨忧郁的女子，方可以丁香比喻。

那么，《红楼梦》中哪几位可入围呢？黛玉已占芙蓉，妙玉、惜春、秦可卿也都沾边却又都另有性格特征，讨论下来，结论是柳五儿庶几可配。丁香富香气不足，众贵族小姐都不宜为喻。柳五儿乃厨头之女，虽貌美而体弱，心向往怡红院而曲径不能通幽，遭逢冤狱饱受羞辱，正是一个结着愁怨的姑娘。小焦说我的讲红，对柳五儿、坠儿、佳蕙这些底层女奴不弃不鄙，倾注许多同情，录制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。眼下春花烂漫，迎春灿烂，玉兰华贵，樱花热闹，碧桃抢眼，而我独爱平民化的丁香，他以为是我人爱情情怀的体现。过奖了！

记得宗璞大姐在散文集《丁香结》里，她对丁香结有独特的解释：“只是赏过这么多年的丁香，却一直不解，何以古人发明了丁香结的说法。今年一次春雨，久立窗前，望着斜伸过来的丁香枝条上一柄花蕾。小小的花苞圆圆的，鼓鼓的，恰如衣襟上的盘花扣。我才恍然，果然是丁香结！”她并不以为花落结实才叫丁香结，认为花苞就已经是丁香结了，然后她感慨：“丁香结，这三个字给人许多想象……每个人一辈子都有许多不顺心的事，一件完了一件又来。所以丁香结年年都有。结，是解不完的；人生中的问题也是解不完的，不然，岂不太平淡无味了么？”我爱丁香。我的人生，我的写作，正是不断地解结。丁香花又开，沁我文心润我键盘，继续“鸡啄米”。二十年后，还有我吗？无愁怨，不忧郁，开心地微笑。

2019年丁香又开时 绿叶居中



花，从古时李商隐的诗句“芭蕉不展丁香结，同向春风各自愁”，到现代戴望舒的名诗《雨巷》：“撑着油纸伞/独自彷徨在悠长/悠长又寂寥的雨巷/我希望逢着/一个丁香一样的/结着愁怨的姑娘/她是有/丁香一样的颜色/丁香一样的芬芳/丁香一样的忧愁/在雨中哀怨/哀怨又彷徨……”可见孤寂愁闷哀怨忧郁的女子，方可以丁香比喻。

那么，《红楼梦》中哪几位可入围呢？黛玉已占芙蓉，妙玉、惜春、秦可卿也都沾边却又都另有性格特征，讨论下来，结论是柳五儿庶几可配。丁香富香气不足，众贵族小姐都不宜为喻。柳五儿乃厨头之女，虽貌美而体弱，心向往怡红院而曲径不能通幽，遭逢冤狱饱受羞辱，正是一个结着愁怨的姑娘。小焦说我的讲红，对柳五儿、坠儿、佳蕙这些底层女奴不弃不鄙，倾注许多同情，录制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。眼下春花烂漫，迎春灿烂，玉兰华贵，樱花热闹，碧桃抢眼，而我独爱平民化的丁香，他以为是我人爱情情怀的体现。过奖了！

记得宗璞大姐在散文集《丁香结》里，她对丁香结有独特的解释：“只是赏过这么多年的丁香，却一直不解，何以古人发明了丁香结的说法。今年一次春雨，久立窗前，望着斜伸过来的丁香枝条上一柄花蕾。小小的花苞圆圆的，鼓鼓的，恰如衣襟上的盘花扣。我才恍然，果然是丁香结！”她并不以为花落结实才叫丁香结，认为花苞就已经是丁香结了，然后她感慨：“丁香结，这三个字给人许多想象……每个人一辈子都有许多不顺心的事，一件完了一件又来。所以丁香结年年都有。结，是解不完的；人生中的问题也是解不完的，不然，岂不太平淡无味了么？”我爱丁香。我的人生，我的写作，正是不断地解结。丁香花又开，沁我文心润我键盘，继续“鸡啄米”。二十年后，还有我吗？无愁怨，不忧郁，开心地微笑。

2019年丁香又开时 绿叶居中

笔会

五月丁香 (水彩画)

赵云龙



「文汇报」 微信二维码

摇晃的世界

赵霞

我和三岁的儿子一起走在田间。这天的太阳光，照在哪里都有些毛茸茸的。这是为什么？他问。南瓜。我答。“哈哈，”他笑起来，“南瓜，它是很难的瓜。”这是为什么？芥菜。“芥菜，哈哈，”他又笑，“借来的菜。”回到家里，桌子上放了一筐猕猴桃，他指着里头的毛果子：“猕猴桃，这是迷路的猴子的桃。”

我看着他叉叉又跳地，把南瓜、芥菜和猕猴桃的这个世界摇来晃去，几乎颠倒，一时也恍惚了。在那么一阵，这个世界的坚固和稳当从我的感官里逐渐退去，取而代之的那么一点混沌和迷漾，似曾相识地。我好像也微微地摇晃起来。

那还是在什么时候哪——铁锅子里的汤咕嘟响着，妈妈抓一把粉丝，丢进汤里。我站在灶台边的方凳子上，不错眼地瞧着白色的粉丝簌簌而下，顷刻软软地跌在水里，多么奇妙。更奇妙是粉丝汤端出来了，外祖父一边夹起粉丝，一边说道：“瞧，这粉丝有‘鼻头’。”在我听来，这是多么难解的一个世界。我忍不住问，粉丝的鼻头在哪儿？外祖父用筷子挑起一根透明的粉丝，指着上面凸起的一小团白色，可不是像它的鼻头么！

这普通的食物在我眼里立时变得特殊起来。它的鼻头，是不是闻得见汤里的的气味？既然有了鼻头，它就不再是一根普通的粉丝了，它会介意我们一口一口吞下肚去吗？吃粉丝的时候，我会小心地避开它的“鼻头”，好像那样至少表达了一点儿抱歉的意思。直到有一天，没有人告诉我，我则猛地醒悟了，外祖父所说的“鼻头”，其实是“别头”，是越方言中对于一切纠缠成团之物的指称，与我想象中的鼻头，实在相去甚远。霎时，我从微微的迷醉中苏醒过来。摇晃的世界立定了。

现在，我们喝着开水。儿子说：“开水，是打开的水。”厨房里摆着新鲜的蔬菜，他说：“蔬菜，是看书的菜。”他指着薯片：“这是老鼠吃过的片。”我的世界再一次经受着摇晃。我们一起读图画书。翻开封面，他说：“瞧，封面，这是有风的面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扇动硬装的封面。有风从我们脸上拂过去。故事里有“稻草人”。他从床上站起来，努力用头撞撞着身子，翘起一只脚来，说：“倒——草人。”马路上，一辆大巴开过去，他数道：“大巴（八）车，大巴九车，大巴十车。”我跟着他，学习重新观看这个世界的各种姿势。歪着头看，侧着身看，倒过来看，从手指头缝里往外看。我们经过一棵大树，他指着自己的脚、身体、头发，说：“这是我的根、茎、叶。”我们去湖边看小鱼，鱼少得很。他点着头，说：“今天一定是少鱼日。”我们一起念儿歌：“谁会飞？/鸟

会飞。”他说：“不。毛巾会飞。猫会飞。狗会飞。人会飞。我会飞。”我们谈做梦。我说，昨天晚上我没有做梦。他说：“昨天我做了一个梦，是空的，里面什么也没有。”

哈，他是怎么想的。一个梦，打开来空空的，比起什么梦也没有做的，确有意思得多。有一天，朋友带给他一样礼物。我们一起拆开漂亮的包装盒。盒子里卧着一个漂亮的杯子。

我把杯子擎起来：“看，好漂亮的杯子！”他却兴奋地探手到盒子里，捧出那用来垫衬杯体的一大团揉得皱皱的细碎纸条——我都不记得，是从什么时候起，礼物盒里有了这样的碎纸团？“看，好漂亮的杯子！”他把“杯子”扬起来，看着它们落到地板上，再捡，再扬，高兴得咯咯笑：“我喜欢这个礼物。”我扬一扬手里的杯子，试图让他至少把“礼物”看完整些。不，他只忙着扬他的“杯子”，在客厅里跳跃、欢笑。我握着杯子，有些落寞地站在边上。

真的，是从什么时候起，我们把一个杯子的价值看得比一团碎纸更重要了呢？大约就是从我们的世界停止那种令人神迷的摇晃感开始吧？



漱石山房纪念馆复原的“猫塚”

夏目漱石的几处遗迹

止庵

夏目漱石的妻子夏目镜子口述、他们的长女婿松冈让整理的《我的先生夏目漱石》，是一本特别有趣的书。我近来眼睛不好，但读时还是难以释卷。不过现在无意写书评，只想谈谈书中写到我及我去过的几处与夏目漱石有关的地方。

第一处是他在东京的倒数第二个住所，原址是本乡西片町十番地七号，夏目一家一九〇六年十二月迁人，共住了十个月，其间完成了长篇小说《虞美人草》。后来的租户是鲁迅、周作人、许寿裳、钱甫甫和朱谋宣等五人，当时取名“伍舍”，凡事周氏兄弟研究的大概都知道。不过经过一九二三年关东大地震和一九四五年东京大轰炸，原来的房屋早已片瓦无存，现在只在路边立了一个“夏目漱石·鲁迅旧居”的金属牌子。我到东京总有二十趟了，约有半数住在本乡，这遗址只去看过一次。另有一事可以顺便一说：我整理出版《知堂回想录》一书，原稿提到“伍舍”时写作“房租是每月三十五元，即每人负担五元”，显系笔误，因是五人合租，数字对不上号。请朋友代查日文本文献，有云房租人均七元，我即据此校订。这回想《我的先生夏目漱石》，讲到这是“一处位于阿部伯爵宅邸前朝小石川方向下斜道靠上方的房子”，并说：“九月初，夏目终于写完了数月以来带给他巨大压力的首部新闻小说《虞美人草》。正在大家松了一口气的时候，我们租住的这幢房子的房东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将房租从我们刚搬进来时的二十七元，上涨到了三十元。这还不够，在搬过来不到十个月的时候，又跑来说要涨到三十五元。”这正好与校订后的《知堂回想录》对上茬儿了。

第二处是夏目漱石在东京的最后一个人住处，原址是牛込区早稻田南町七番地。他一九〇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搬来居住，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九日在此去世。九年里，写了从《矿工》到《明暗》（未完成）共九部长篇小说，还有随笔《玻璃门内》等，——我常想，像《玻璃门内》那样的作品，一辈子能写出一篇也好。《我的先生夏目漱石》说：“这地方有三百五十坪，正中央的房子虽然有些旧，但感觉恰到好处。虽说没有打造庭园，但院子相当宽敞，院子里的树不是庭园树，而是相当高的大树。进玄关后的右手边有一个相当于书斋的房间，既非洋式也非和式，但也不是中式，感觉挺新奇，但整体很不错。”房租最早是三十五日元，后来涨到四十二日元。夏目夫人说：“大正七年（一九一八），在我的请求下，这个房子原来的主人，连房子带土地一起转让给了我。土地大约有三百四十坪，房子很旧了，怎么看也不能继续长期居住，但想到这是夏目临终的地方，所以，从这一点上来讲，我希望这房子能属于自己。只是，除了书斋和客厅这两间作为他的纪念馆，一只好保存存之外，其他的房间，几乎都是破旧不堪使用。而且最主要的是十分窄小，开始孩子们都还小的时候，可以几个人住一间屋子，但随着孩子们慢慢长大，再继续挤在一间屋子里当然不行。所以我下定决心，将书斋那两间彻底隔离开来，从书籍到装饰品，一切都按夏目生前的样子保存，余下的房间拆除，另外搭建了一个我们居住的房间。”这幢建筑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毁于东京大轰炸，现为新宿区立漱石山房纪念馆。乘地下铁到早稻田站，过马路，沿一条斜行的小巷漱石山房通走十来分钟就到了。纪念馆门票三百日元。建筑为地上二层，地下一层，一楼再现了原来的书斋、客间和阳台式回廊，二楼是展示室。后面的漱石公园里有一座“猫塚”。《我的先生夏目漱石》讲到，猫塚最初只是一个小小的墓碑，夏目漱石题词云“此下以稻妻起首あらん”，——中译本译为“铃木设计出来的夏目墓，既不是西洋式的，也不是日本式的，打个比方，是像坐在安乐椅上的形状的墓。”我想起北京植物园附近的梁启超墓，也是这种东西合璧的风格。竹久梦二、泉镜花、小泉八云和永井荷风等人的墓，也在杂司谷灵园。

我去过的与夏目漱石有关的地方，还有四国松山道后温泉本馆，即他的小说《哥儿》主人公每天必去的“住田温泉”；东京大学三四郎池，系因他的小说《三四郎》而得名，等等。限于篇幅，以后有机会再讲。

木房“道草庵”，亦非旧物。第三处是伊豆半岛修善寺温泉的旅馆汤回廊菊屋。我曾在此住过两晚。这家旅馆可追溯到十七世纪，建筑横跨桂川之上，回廊交叉纵横，有很精致的日式庭院。夏目漱石一九一〇年六月因胃溃疡住院，七月底出院，八月六日来此休养，二十四日晚病情恶化，大量吐血，陷入昏迷，此即有名的“修善寺大患”。至十月十一日返回东京。他的文学创作，以修善寺大患分为前后两期。旅馆还有夏目漱石住过的房间，叫“梅”，菊屋展示着很多名人的手迹文物。我还看到回廊一隅，挂的一块布上写着“秋风鸣万木，山雨撼高楼。病骨棱如削，一灯青欲愁。夏目漱石”。有个阅览室叫“漱石の庵”，摆放了不少夏目漱石及其同时代人的著作，旅客可以免费自制手冲咖啡，边喝边读。第四处是东京的杂司谷灵园。乘山手线到大塚站，换乘都电荒川线，到杂司谷站下车。都电荒川线是穿行在城市中的有轨电车线路，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日开通，使用至今。就像日本很多类似的设施或建筑一样，这不是刻意怀旧之举，而是过去生活的延续。一九一一年十一月，夏目漱石的小女儿雏子夭折，他在杂司谷灵园为她买了墓地；五年后他自己去世了，骨灰也埋在这里。夏目漱石在小说《心》中一再写到此处灵园，或许是悼念亡女，多有感触。《我的先生夏目漱石》说：“夏目的遗骨，最开始埋葬在旧墓地的正中央，想要给他建个墓，但地方实在太窄小了。正在想该怎么办好时，凑巧十月后整个墓场要扩建，因此我赶紧购买了现在这块新墓地。”时为夏目一周年祭前夕。夏目漱石译为中文的作品我都读过，《我是猫》和“爱情三部曲”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，但最喜欢的还是后期所写的《心》。《心》在日本迄今仍是畅销书，似乎有点令人意外，毕竟是一百多年前的作品了；不过想想也很正常，此书写得实在太好，深刻，透彻，完美之极，且读之毫无时间隔阂之感，一百多年相对于其持久的生命来说真不算什么。我一向佩服那种“几乎无法写成”的作品，不仅是在表现的层面而言，而且是在构思的层面而言，《心》说得上是这样的作品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《心》写的也是“人间失格”。不过夏目漱石以生为出发点，活下去才是死；太宰治以死为出发点，根本就没有想活。对夏目还有意义的道德问题，亦即自己的“心”所不能容忍的问题，对太宰根本就不存在。我去拜谒的那天，正逢母亲九十五岁冥诞，若在北京当为她扫墓，却因旅行而来此处墓地，不免有些异样的感觉。夏目漱石的墓碑很大，上刻“文献院古道漱石居士”、“圆明院清静净镜大师”，又横书“夏目”二字。该墓为镜子的妹夫铃木楨次设计，“铃木设计出来的夏目墓，既不是西洋式的，也不是日本式的，打个比方，是像坐在安乐椅上的形状的墓。”我想起北京植物园附近的梁启超墓，也是这种东西合璧的风格。竹久梦二、泉镜花、小泉八云和永井荷风等人的墓，也在杂司谷灵园。

我去过的与夏目漱石有关的地方，还有四国松山道后温泉本馆，即他的小说《哥儿》主人公每天必去的“住田温泉”；东京大学三四郎池，系因他的小说《三四郎》而得名，等等。限于篇幅，以后有机会再讲。

我去过的与夏目漱石有关的地方，还有四国松山道后温泉本馆，即他的小说《哥儿》主人公每天必去的“住田温泉”；东京大学三四郎池，系因他的小说《三四郎》而得名，等等。限于篇幅，以后有机会再讲。

我去过的与夏目漱石有关的地方，还有四国松山道后温泉本馆，即他的小说《哥儿》主人公每天必去的“住田温泉”；东京大学三四郎池，系因他的小说《三四郎》而得名，等等。限于篇幅，以后有机会再讲。

我去过的与夏目漱石有关的地方，还有四国松山道后温泉本馆，即他的小说《哥儿》主人公每天必去的“住田温泉”；东京大学三四郎池，系因他的小说《三四郎》而得名，等等。限于篇幅，以后有机会再讲。

我去过的与夏目漱石有关的地方，还有四国松山道后温泉本馆，即他的小说《哥儿》主人公每天必去的“住田温泉”；东京大学三四郎池，系因他的小说《三四郎》而得名，等等。限于篇幅，以后有机会再讲。

我去过的与夏目漱石有关的地方，还有四国松山道后温泉本馆，即他的小说《哥儿》主人公每天必去的“住田温泉”；东京大学三四郎池，系因他的小说《三四郎》而得名，等等。限于篇幅，以后有机会再讲。